

張。現在提到國聯，總是默默無言，可見她決不願再放棄自己的主張，遷就他人。何況她近來對於國聯的態度，和那時的完全不同了。至於德國，她的確有重返國聯的聲明，不過附帶着難於實現的條件。這顯然也缺乏誠意。

第三，在法國方面，德國沒有重整軍備的時候，她還需要一個羅迦諾公約，來保障她的安全。現在的情形如此，要她放棄法蘇互助協定，這是一定辦不到的。即使可能，蘇聯也要設法阻止，因為她決不願讓德國在東歐有自由行動的機會。

第四，在英國方面，再要她專處於保障國的地位，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了。鮑爾溫曾經說過，她的防禦邊境，已不在本國，而在萊茵區域；並且她散佈於全球的帝國領土，好幾處有被人襲擊的危險。自顧不暇，那能再專門從事於保障他國。假使他國也願保障她的安全，她是樂於效命的。不過越過這個範圍，她就難於承擔了。

第五，德國的覆文裏，有遭遇衝突時由英、意共同決定誰是侵略者的主張，這決不能得到英、法的贊同。試問意國剛有侵略的行爲，誰能信任她做裁決者呢？

這樣看來，前途真是不可樂觀的。我們覺得，一個談判的成功，總要雙方互有讓步，以謀妥協的精神。當德國撕毀羅迦諾公約的時候，英、法方面——尤其是法國——的讓步很多；但是至今德國的讓步卻很少，還時常不表示切實的態度。假使這樁事情失敗，釀成歐洲更不易收拾的局面，那末，責任誰屬，是很容易決定的。

中日關係的根本矛盾與調和

符滌塵

日本經濟考察團於三月十四日來華，出席三月十八日之第一次中日貿易大會，並「視察中國朝野正在努力建設之財政與經濟狀態。」而其主要目的，則在促進中日經濟提攜。抵滬之後，即行晉京，謁我當局，繼又返滬，與各界交換意見，杯酒酬酢之中，國人已一致表示：中日經濟提攜須以解決政治爲先決條件，此點，已無庸再論。今則該團團員均已事畢先後返日，吾人仍有不能已於言者，請一言之。

中日國交，年來幾瀕絕境，此固爲政治上之現象，但吾人若由經濟上推論，亦不難發見中日兩國發生根本矛盾的所在。

此一根本矛盾爲何？先就日本說，日本朝野上下口口聲聲所言者，即爲日本資源缺乏，日本爲維持其國民經濟生活，不能不由他國獲得原料，獲得市場。原料和市場的獲得，本可由和平手段達到，但在日人心目中，和平手段，對於原料和市場之獲得，殊無保障。最有效的方法，莫如憑藉強大的軍力，置此原料供給地及市場於自己支配之下。日人北村三郎氏在其中日經濟提攜的展望一文中所謂：「日本爲維持並使其今日之資本主

110152

義發展起見，使其勞動力移動，求貿易上巨大的市場，投資以開發其資源，足以求得利潤之殖民地，實為必要，故日本賴其強大的軍事力量，向着大陸政策邁進，可以說是日本一種註定了的運命。云云，實可代表日人一般的意見，此種意見縱謂為日本對華政策的根本精神，亦不為過。年來「滿洲國」的造成，華北自治運動，冀東殷汝耕等的出現，去秋中日緊張局面的展開，今日華北畸形狀態的形成，形式儘管不同，但其根本精神莫不由此出發。

基於此種精神，僅知片面的需要滿足，而忽視中國民族的獨立生存，除中國甘心放棄其生存權外，中日發生衝突，自為當然之事。於是，日本為資源缺乏，求中國原料及市場之保障而向中國進攻，中國為民族生存而反抗，中日國交遂日趨睽離，糾紛亦益甚。

然則在此種矛盾之下，中日兩國是否有調和的餘地呢？誠然，中日兩國都有人主張中日兩國根本無合作的可能。由此種主張抽出結論，則其結果，中日兩國既立於不能兩立的運命，中日兩國將無法共存共榮，而獨有互相吞併的一道，我人尙有何說？但我並不這樣悲觀，我覺得中日兩國的關係，並非經濟的基礎，註定了毫無合作餘地的運命，中國今日雖向工業之建設邁進，但中日兩國之經濟主力仍不致有不可補救的衝突，日人所抱之觀念，苟非侵略的口實，則為不必要之過慮。今日兩國的微妙關係，僅為上述不必要之過慮下，迷信武力政策所造成的不自然的結果而已。若果一旦覺悟，努力解除此種不自然之結果，兩國關係的改善並非絕對不可能之事。中國對於日本，本無好惡之心，日本若由國際的常軌，求有無相通，對於過去之所為，一反其道而行之，則中日兩國人民感情既洽，中日自可密切攜手，不求中日親善而自親善，不求提攜而自提攜，不求東亞經濟集團的結成而自結成鞏固的基礎，日本不求經濟資源的保障，自可獲得最善的保障。中日調和的唯一之道在此，日本之出路亦在此，這是我們感到中日前途尙不致完全悲觀的一點，也是我們不能不望日本有識之士，深自反省的一點。

然而今日日本朝野是否已普遍有了此種認識和反省？而此次日本經濟考察團來華提倡經濟提攜，是否可視為日本朝野已有了此種認識的最初表徵？這是很大的疑問。但我們卻不能因此而否認日本終無此種覺悟分子的存在。日本國中固於過去錯誤的觀念深信武力萬能者，仍佔絕對的勢力，而覺悟分子尙陷於難拔的污泥之中，無法躍起，這是事實；但我們立在東亞和平的立場，卻決不能忽視了這陷於污泥之中的覺悟分子。在今日的政治局面之下，政治問題沒有解決，經濟提攜固無由談起，但我們亦不能因此忽略與其覺悟分子攜手，失卻改善國交初步的機會，我們應當在不喪主權的範圍內，善用一切可以改善中日關係的機會，支持其覺悟分子抬頭，否則，一部分覺悟分子沒落，中日的前途，將益不可收拾。最終唯有陷於或可避免而不能避免之悲局而已。